

<<细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细米>>

13位ISBN编号：9787534634109

10位ISBN编号：7534634105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曹文轩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细米>>

内容概要

少年细米生来就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儿，他与表妹红藕两小无猜，一同长大，日子如清水一般自然流淌。

然而，有那么一天，大河上飘来一叶巨大的白帆，自帆下飘来了一群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儿。这些从苏州城里来这里插队的女知青，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而其中的梅纹姑娘以她纯净而温柔的情感与精神力量，使细米这个桀骜不驯的乡野之子步入新的成长历程。

小说深谙人情与人性的微妙，写就了一段可以与日月同在的情感故事，以优雅的笔调完成了一个少年的心灵雕塑。

安宁的村落、寂静的麦田、旋转的风车、河里的小船、各色的鸽子、雪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与四季优美的乡村风景一道，参加了这个东方少年的成长加冕礼。

<<细米>>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红葫芦》、《甜橙树》等。

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

<<细米>>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第二章 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第三章 风也吹，雷也打第四章 太阳落进大河我回家第五章 买一根针，买一团线第六章 买根红绳给我姐姐梳小辫第七章 小辫长，小辫短第八章 我家姐姐是花一朵乡村情结（代后记）

<<细米>>

章节摘录

稻香渡是坐落在大河边上的一个村子。

今天的稻香渡有点兴奋，因为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批从苏州城里来的知青。

听说，全是女孩子。

来这一带插队的知青，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男女分开派往各个村子的。

稻香渡的男女老少，好像都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

理由也说不出太多，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

毛胡子队长一大早就带领几个壮实的年轻农民驾船去二十里外的油麻地接她们了。

油麻地是一个大镇子，有轮船码头。

城里来的知青从县城坐轮船到油麻地，随即就按男女编队分往油麻地周围的若干个村子。

午后的太阳十分明亮。

稻香渡的河边上挤满了人，都在向大河的尽头眺望着。

一些小孩子挤在成人堆里，看不到大河，就不住地问：“看到船了吗？”

有人说：“还没有。”

有人却说：“看到了，喏，那不是我们稻香渡的大船吗？”

那些看不到大河的孩子分不清谁的话是真的，就仰着脸问：“真的看到船了吗？”

那些大人要么就是故意不答，让那些孩子着急去，要么就是没有将那些孩子当一回事，对于他们的追问无动于衷，只将心思放在对大河尽头的眺望上。

那些孩子心里明白了，不能指望这些大人会对他们有个认真的态度，就只好凭自己的力气与身体的小巧灵活，在大人们之间的缝隙里钻来钻去，企图钻到人群的前面去。

几个瘦小的孩子，竟然从大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

有个女孩看到了，就说：“不要脸！”

细米不用这样着急，因为他早爬上了村头的那棵高大的槐树。

他稳稳地坐在一根横枝上，垂挂着的两条腿，还悠闲地摆来摆去，一副很舒服的样子。

大河在他眼里，是一条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河。

大树底下站着红藕。

红藕也看不到大河，但红藕并不很着急，因为红藕有细米——细米会在树上不住地向她诉说大河的：

“大河光光的。”

“有条船，是一条小船。”

好像是放鱼鹰的。

“从大河那头飞来了一群鸟，往北飞去了。”

“有一群野鸭落到那边芦苇塘里了。”

红藕仰着脸望着树上的细米。

有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她的眼睛眯着。

但，细米并不低头看红藕，他直朝大河看。

细米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尤其是在红藕面前。

红藕比细米大方多了，尽管她知道三鼻涕他们几个会不时地掉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看她和细米。

红藕不在乎，红藕就是喜欢跟细米呆在一起。

再说，红藕是有理由的：她是细米舅家的孩子，细米是她姑家的孩子，细米大她两个月，但也是她的小表哥呀。

三鼻涕挤到了树下，向树上的细米问：“看到船了吗？”

细米没有心思理会三鼻涕，依然眺望他的大河。

三鼻涕在等待树上的消息时，两道清水鼻涕已悄悄地朝嘴边流去。

三鼻涕需要聚精会神地管他这两道永远在流淌的鼻涕，因为只要注意力一在别处，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跑出来。

如果是一件事物紧紧地吸引住了他，或是一个心思紧紧地纠缠住了他，它们甚至会越过他的嘴巴，直

<<细米>>

到有人说“鼻涕过河啦！”

他才突然一收走开了的注意力，紧接着就小肚子一扁，一使劲，“哧”地一声，将它们吸了回去，不留一点痕迹。

有时，老师对他说：“你还能不能管住你的那两道鼻涕？”

三鼻涕无法回答。

那两道鼻涕仿佛是两个有生命的并且很淘气的小活物，它们总是在观察着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一走开，它们就会跑出门外，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主人一回来，它们就又赶紧溜回去，你说三鼻涕到底是管住了它们还是没有管住它们？

三鼻涕仰望着树上的细米，仿佛细米就是那条大河，就是那条载着女知青的大船。

直到脖子酸了，他也没有听到细米的回答，便又追问了一句：“看到了吗？”

细米歪头看了他一眼，说：“看到了也不告诉你。”

三鼻涕有点生气，捡起地上一块小瓦片要朝树上砸去。

而当他看到细米瞪着眼睛、在用神情对他说“你敢”时，手一松，将瓦片丢在了地上，说了句既无奈又很可笑的话：“那你要告诉谁呀？”

不无处站着另一个女孩琴子。

她看了一眼红藕说：“告诉红藕呀。”

说完，既不看看红藕的脸色，也不看看红藕是否追了过来，就赶紧一头钻进了人缝里逃跑了。

于是十几个男孩和女孩好像早约好了似的，男孩一起喊：“细米！”

女孩就立即呼应：“红藕！”

“细米！”

“红藕！”

“细米！”

“红藕！”

……喊声此起彼落。

树上的细米红着脸，他真想一拉裤带，朝树下那个喊得最凶的男孩嘴里滋泡尿。

他的尿是尿得又准又狠的，对于这一点，他心中有数。

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尤其是想到还有那么多女孩在场，他又不能照他这一恶恶的念头去做。

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装着没听见，硬坐在横枝上不吭声。

终于有一个大人受不了这群孩子的聒噪，大发一声：“别嚷嚷了！”

才算将喊声平息了下去。

不知是等乏了，等得没有兴致了，还是从路途的长远算出大船回来还要有一些时候，河边上的人群有点松弛下来，一些人先回家了，留在河边上也就看着，不再大声说话了。

那些孩子倒都没有走开，在各自选择的位置站好、坐好，仿佛在一个硕大无朋的剧场里等待着一场大戏的开幕。

“不告诉我拉倒！”

三鼻涕说，趁人稀，及时地挤到前面去了。

有片刻工夫，细米不再在心里惦记大河尽头将要出现的大船。

他安静地坐在横枝上，观望着春天阳光下的稻香渡——春天的雨水多，地里又不太需要水，太阳还没有多大蒸发水汽的力量，大河变得十分开阔与饱满。

此刻，只有一丝小风轻轻地吹过，河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仿佛有成千上万条银色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

阳光下的草屋与瓦房，既有规则又无规则地排列着，散落着，宁静地勾画出一个既紧凑又稀松的村落。

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大河分出，流过村后，河那边是稻香渡中学。

细米是校长的儿子，他的家就在校园里。

细米看到了稻香渡中学的旗杆与红旗，还看到了院子里的妈妈与他的小狗翘翘。

细米什么都看到了：两岸的麦田、水塘边啃草的牛、停在小河里的船、慢悠悠旋转着的风车、在地里

<<细米>>

觅食的各种颜色的鸽子、东一簇西一簇的芦苇和菖蒲、河滩上的坟场、几户人家的炊烟……稻香渡有的是景色。

此时，这些景色都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氛围之中，仿佛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忽地有人大声喊：“看哪，船回来啦！”

”这一声喊过后，看到大河的与没有看到大河的都盲目地跟着喊：“船回来啦！”

”喊声如潮，将那些暂时回家的人统统喊了出来，村巷里一片喊声，一片“吃通吃通”的脚步声，其间夹杂着狗吠声，人们都朝河边跑来。

站在前边的人，起初以为自己一下没有看清大河尽头的景象，听众人都喊“船回来啦”，心里有些疑惑，但又没有把握确定是否真有船，也就跟着喊，等入神看了又看终于没有见到船的影子后，才疑惑地问：“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数不清的大人与小孩不看大河的尽头，却都在互相望着问，仿佛对方的脸才是那条大河。

“没有船……”细米在那根横枝上站了起来，起初是犹犹豫豫地说，随即对下面的人喊，“根本没有船！”

”“谁说看到船啦？”

”有人问。

“谁说看到船啦？”

”无数的被戏弄了的人，很生气地追问。

空中响起一阵粗野的、带了几分恶毒的笑声。

这笑声是捏着嗓子发出的：“哈哈，哈哈……”在靠河边的一幢高高的瓦房的房顶上站着小七子。

地上的人看小七子时，看见了一片一片春天的云正从他身后白马般地跑过。

小七子光头，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长裤，上身却光溜溜的没有一丝布。

一根宽宽的皮带，紧紧地勒在腰上，勒出一个圆溜溜的肚皮。

皮带有点长，余出的一截，就耷拉在那里，更将小七子装点得吊儿郎当。

人们望着小七子，谁也不说话。

瓦房主人先是呆在屋里的，觉得屋顶上有动静，就跑出门来，仰头看到了小七子，大声问：“小七子，你要干什么？”

”小七子觉得瓦房的主人间得有点奇怪：“干什么？”

能干什么？”

看船！”

”“你下来！”

”“我为什么要下来？”

”小七子在屋顶上坐下了，还将两腿尽量撇开，摆出一副很舒坦的样子。

瓦房主人操起一块砖，朝房顶上威胁道：“你下来不下来？”

”瓦房主人是个杀猪的，也许是稻香渡惟的一个能使小七子感到惧怕的人。

小七子站了起来，但还是没有显示出他要从瓦房顶上下来的样子。

后记

乡村情结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写乡村生活的占绝大部分。
即使那些非乡村生活的作品，其文章背后也总有一股无形的乡村之气在飘动游荡。

至今，我还是乡下人。

我土生土长在江苏农村。

二十岁之前的岁月中，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村孩子。

回忆往日，我总能见到一个永恒的形象：一个瘦小而结实的男孩，穿着脏兮兮的破衣，表情木讷但又充满野性地站在泥泞的田野上；他在水沟中抓鱼，尽管并‘不能抓到什么了不起的大鱼，但，他却是投入的，忘我的，他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他在稻田中追捉一只“纺纱娘”，尽管赤日当空，晒得野外不敢有人走动，但他还是将双眼瞪圆，死死盯着那个绿得透明的小精灵；月光下，他钻过篱笆，钻进了人家的瓜地，忽然听到主人家的“吱呀”门声，于是他像一只猫伏在瓜丛里；他用火点燃了秋后河坡上的茅草，那茅草呼呼燃烧，然后像无数条金蛇四下蔓延，燃成大片的烈火，仿佛要永无止境地烧下去，这气势吓坏了他。

一阵恐怖的战栗之后，他撒丫子逃跑了……二十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那里的雷，那里的雨，那里的苦菜与稻米，那里的一切，皆养育了我，影响了我，从肉体到灵魂。

乡村用二十年的时间，铸就了一个注定要永远属于它的人。

后来，我进了都市，并且是真正的大都市。

然而，我无法摆脱乡村情感的追逐与纠缠。

我深陷其中，很难以灵魂进入都市。

我是都市中的一个乡情脉脉的边缘人。

我在理论上，常常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鼓吹者，而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十足的乡村小子。

随着城市文明对我的浸染的加深，我非但没有被城市文明所腐蚀和瓦解，倒恰恰相反，越来越频繁地回首眺望那离我而去、如烟飘逝的乡村生活。

我常常在沉思这种生活对一个人的必要性，这种生活对一个人的审美情趣起到了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生活是如何帮助一个人在如火光照耀下的燥热的现代生活里获得了一片心灵的净地……年龄渐大，这情结渐深。

许多这样美丽、动人的乡村故事早就孕育于我心中，深深地迷恋着我。

我为拥有这样的故事而感到富有与骄傲。

我由衷地感谢乡村馈赠了我这一切。

多少年来，它们一直伴随着我，给我平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

我悄悄地将它们保存在记忆里，且独自欣赏着。

我想有朝一日，等我已将它们的意义充分地领会了，我会把它们付诸于文字公布于世的。

现在，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

在朋友的鼓动与鼓励下，我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就将这些在心中珍藏了多年的故事写了出来。

乡村固定了我的话语。

回想起来，我在写它们时，有一种如鱼得水、顺流而下的轻松与自如。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文学没有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就不会一代人一代人地传诵《红楼梦》——我们今天依然将它看作是经典，并且是可以阅读的经典，就说明了文学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曹文轩

<<细米>>

编辑推荐

《细米》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

<<细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